

东横塘千金离家投身革命

姑妈离开沈家门时才15岁,我还没出生。一位不愁吃穿,本是东横塘千金的她,却离家到上海去读书。我们猜测,姑妈在定海读书时,受老师的影响,才离家到上海投身革命的。

我家住在沈家门东横塘,是一个大家族,家里的生活比较富裕。我的曾祖父在沈家门开了一家造船厂,在当地颇有威望。我的祖父名叫周积美,是一个爱国的开明绅士,思想很进步。他早年留学日本,攻读建筑设计。祖父学成归国之后,用从家族分得的财产,亲自设计建造了一栋红色的大洋楼,这栋红色的洋楼是当年沈家门标志性建筑物之一。

我从祖母、爸爸、姑妈口中得知,我的祖父比较开明,姑妈还没到入学的年龄。祖父就把姑妈和她的弟弟送到当地福建人办的私立小学读书,从小就姑妈和男孩子们一起培养。

14岁那年,姑妈离家去定海女中(今定海中学)上学。那时,姑妈亭亭玉立,能唱善舞,聪明伶俐,是东横塘周家千金小姐。

暑假回家,姑妈结识了一些云南进步青年,他们带来了许多进步书籍,供我姑妈阅读。在进步青年指点下,姑妈开始拜读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书籍和刊物。

我家开门见海,姑妈从小看到岛上渔民生活很苦,他们长年靠捕鱼为生,要是赶上台风,那是很惨的。台风过后,有的渔船就回不来了,港湾里还漂着尸体。可那些可恶的渔霸,根本不管渔民的死活。

联想渔民凄惨情景,对照书本,使她开始懂得了什么叫剥削,什么叫封建制度,进而与进步青年一起讨论造成渔民悲惨生活的原因,为后来参加革命奠定基础。就这样,姑妈逐步接触一些进步人士和进步思想,受益匪浅。

渐渐,姑妈不满足在定海上高中,吵着闹着非要去上海念书不可。祖父劝也劝不住,拗也不过她,只好送姑妈去上海斜桥路的正风中学去读书。

姑妈离家的头天中午,乘着小舢板过沈家门渔港,到鲁家峙岛,跟她最要好的小姐妹柳杏青告别,透露了自己要离家去上海革命的消息。

柳杏青听到要和小姐妹分离,就呜呜地哭起来,追问为什么要去上海,什么时候可以回来……姑妈告诉杏青,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。这一别,两人都没想到,52年后才碰面。

上海正风中学这个学校受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影响很大,属于“左联”的外围,与“左联”艺术供应社关系密切,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的孩子都愿意上这所学校,而且该校的文科又好。

姑妈考入上海正风中学一边读高中文科班,一边参加进步剧目演出。她16岁便走上银幕,与走红上海的蓝苹(江青)同台演出《大雷雨》。后来,姑妈还担任电影《海葬》的女主角,据说这个电影海报贴在上海大街小巷,很有影响力。

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姑妈积极参加抗日游行,号召同胞们一起团结起来参与宣传抗日。在上海,她是左翼文化界活跃的“小鸽子”。因积极宣传反内战,姑妈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。为了安全,姑妈随艺术供应社部分同志撤离上海,经香港、越南转至云南昆明,参加昆明抗敌后援会,从事抗日救亡活动。1939年,地下党组织将她送到了延安。

沉痛悼念马海德夫人、我的姑妈——周素珍

高山仰止

■周海儿 口述
■翁盈昌 整理

12月13日,表兄周幼马从北京发来信息——惊闻:马海德先生的夫人、马海德基金会创始人、理事长、名誉理事长、著名演员苏菲女士于2023年12月12日23点3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,享年104岁。

周苏菲,本名周素珍,艺名苏菲,1919年5月19日出生于普陀沈家门东横塘,她是我的姑妈。她于1943年在延安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我的姑丈是国际友人马海德,他俩在延安结婚。

姑丈一生为治疗麻风病呕心沥血,在他去世之后,我姑妈尽自己最大的力量,投身到麻风病治疗领域中……姑妈一生是光荣的一生,是沈家门渔港飞出的“抗战金凤凰”,在我们眼里,她是一位“石骨铁硬”的共产党员,是我们学习的榜样,值得我们崇敬,更值得骄傲。

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工作

我姑妈到延安后,进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文学和戏剧。1940年3月1日,经中央组织部批准,21岁的姑妈与30岁的国际友人马海德在边区政府办事处正式登记,领取了结婚证。

当时结婚很简单,就是女方将被褥抱到男方床上,就算完成结婚。然而,马海德的婚礼办得十分隆重,专门请中央首长参加。3月3日,毛泽东、周恩来应邀出席,频频举杯为新郎新娘敬酒。毛主席称马海德为中国女婿。

结婚后,姑丈搂着妻子称“妹子”,而我姑妈叫丈夫为

“马”,两人又说又笑恩恩爱爱。1943年,在延安窑洞里,我姑妈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,取名“周幼马”。

1942年姑妈毕业后,被分配到延安“鲁艺”实验话剧团任演员,参加《带枪的人》等话剧演出。由于表现突出,于1943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入党后,我姑妈更加积极地投身到抗日救亡工作之中。她自告奋勇地参加了八路军战地文工团,奔赴前线演出抗日文艺节目,上前线慰问抗战将士,极大地鼓舞了抗战士气。

1949年,我姑妈和姑丈随军

赴京看望 聆听抗战故事

“姑妈,我是你的侄子海儿,想来北京旅行结婚,到你家住几天,顺便来拜访您。”1984年秋,我电话告诉姑妈,想去看看引以为豪的姑妈。姑妈兴奋得不得了,连说欢迎光临。

姑妈家住在北京一个四合院内,室内装修有点西式风格。我一进院子,姑妈早已等候,她热情地带我参观他们的房间,沙发、弹簧床、崭新的被褥……姑妈亲手为我收拾房间、准备礼品。

姑妈知道我爱吃鱼,因此餐桌上天天有鱼。北京天气干燥,姑妈早已准备好苹果,嘱咐我们多吃苹果。

姑妈姑丈工作非常忙,每天早晨出门,直到晚上才能回来。看得出,两老十分恩爱,出门互

道注意安全。

饭余茶后,姑妈给我俩讲她在延安那些峥嵘岁月年代的战斗故事。姑妈对我们说,到延安那天,太阳已经偏西,她和许多年轻人挤在一辆大卡车上,远远看到延安黄土山坡上有好多人提着南瓜往下走,这正是大生产运动收工的时候。山坡上,八路军战士看到年轻人来延安,高兴得大喊起来。卡车上姑妈他们,也跟着喊起来,一呼一应,像是久别重逢的朋友。

我姑妈到延安后,进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文学和戏剧。由于延安冬天天气冷,吃的是小米饭,条件十分艰苦。我姑妈生活不习惯,常患感冒、鼻窦炎、肠胃炎、消化不良等毛病。战友们劝她赶紧去找校医马大夫。她们

阔别52年 姑妈携姑丈省亲

1987年5月17日,是庆祝舟山解放37周年的日子,应时任舟山行署副专员王家恒的邀请,姑丈和姑妈一行,从上海趁南湖轮到达定海,踏上探亲之路,这是我姑妈阔别故乡52年第一次回家探亲。

我们全家高兴得不得了,我爸爸和他们兄弟带着祖母,驱车到定海码头迎接。由于慢了一拍,客人已被地区领导接到舟山华侨饭店。

姑妈听说老母亲亲自来迎接,就匆匆下楼,紧紧抱住母亲,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姑妈转过头来批评大家说:“我们会去沈家门看她的,你们为什么叫她来定海?让她受累。”老母亲说自己急于要见女儿女婿才赶来的,为大家解了围。

经领导同意,客人中饭到沈家门老家吃。上午10时左右,两

辆轿车徐徐停在沈家门东横塘一栋古朴淡雅的灰砖灰瓦楼房——周家门口,“素珍回来了!”这一消息像一股春风,顷刻间传遍了周家四邻八方。家乡的亲属和邻居们早早地出来迎接。

阔别52年,姑妈终于回家了。

进屋后,我爸把家人一一向姑妈、姑丈介绍,大家互相打招呼,互相祝福。

早在家里等候的时任普陀区委书记于辉达、区长马其忠、副区长唐孟龙,热烈欢迎客人到来。马其忠向姑丈、姑妈简要介绍家乡的美景及发展变化,汇报普陀想办渔民医院的必要性、重要性和有关渔用柴油紧张事宜,希望姑丈向国家卫生部转达普陀渔民的愿望和企盼,并邀请他俩多住几天,好好看看家乡的新面貌。

“姑丈,您还认得我吗?三

从延安进入北京城,住在北京什刹海一座偏静的四合院里。在北京安顿下来后,次次来信想接祖母到北京,祖母不想给女儿添麻烦,告诉女儿自己在沈家门住惯了,现在生活也挺好的,只答应在气温适宜时去北京小住。姑妈每季度都会寄来生活费和当时生活必需的票证。

“人家儿子工作找不到,愁煞。依儿子就业愁啥呀?只要一封信去北京,叫依女儿女婿拉拉关系,开开‘后门’,小菜一碟,随水(随便)。”有亲戚向我祖母建议,给在北京当大干部的女儿写信,定能找到父辈称心如意的

工作。

祖母抱着满腔希望写信,恳求女儿女婿帮两位弟弟找份合适的工作。姑妈来信说,不经过自己努力,靠不正当关系找合适工作,这样的要求是荒唐的,不切实际的。不仅拒绝了要求,还希望弟弟发扬延安艰苦奋斗精神,不要以姐姐、姐夫名义给政府添麻烦,不要向组织伸手,要靠自己拼搏。

在姑妈劝导下,我的父亲和叔叔四处奔波,在小岛当上代课老师。同样,半个多世纪来,全家一直没有张扬家有高官,平平淡淡过着生活。

日伪军。女战士们迅速跳进废弃的壕沟,一齐向敌人射击。与敌人相持近半小时,直到八路军赶来支援,打退敌寇。

“那时候,我们年轻的八路军战士个个斗志昂扬、意气风发,根本不考虑生死,上前线战斗是无上荣光的事。”姑妈对我说。

在姑妈家的一个星期里,姑妈更关心我的创业问题。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:“我也是闯出来的。”姑妈这句话深深烙在我的心里。姑妈一生为革命事业奋斗的确不容易,是我们晚辈学习的榜样。

结束一个星期的旅行,我俩准备返回舟山。姑妈叫表兄周幼马开着大红旗轿车,送我们到北京站。

姑妈的好友柳杏青也来了,大家团团圆圆围坐在一起,又说又笑,沉浸在欢乐之中。

吃完饭,姑妈站起来说:“多年没和大家在一起了,我们拍张全家福吧。”我们请姑妈、姑丈坐祖母身旁,其他人或站或蹲在他们四周,足有41人。

摄影师按下快门,拍了一张最珍贵的全家福。午饭小憩后,在家人和地方领导陪同下,姑妈、姑丈沿滨港路向西,看看美丽的沈家门渔港。姑妈感慨万千地说,热闹与繁华中再也找不到她离家时的破败与萧条。“太美了,太美了!”姑丈直夸沈家门渔港是蓬莱仙岛,不愧为天下第一渔港!

“天下没有不散的聚会,因为有相聚,所以会离别。”直到下午四点多,姑妈不得不告别亲人回定海,第二天去了普陀山。

患麻风病的小孩就读。姑妈激动地说:“他想办的事,我得帮他办好。”

姑妈告诉我:“你姑丈故去头几年,我特别忙,忙马海德基金会的事。各省办麻风病学习班,我都去参加,跟学员们一起住下来,坐在小板凳上听课。有人说,你这么大年纪,多累啊,太苦了!我坚持着。现在,从我到我的重孙子,全家去麻风病院慰问,已经成为家庭传统。”

就这样,姑妈延续马海德的国际主义,共产主义的精神,真正做到生命不息战斗不止,为麻风病人的康复治疗奋斗生命的最后一息。姑妈这种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,永远值得我们后辈学习和实践!由此,我对姑妈晚年生活肃然起敬。

高龄姑妈依然忙碌着

2014年9月25日,我和妹妹海芬带着姑妈爱吃的风鳗等海产品,第二次到北京看望94岁的姑妈。姑妈老了,走路慢了,需要拄拐杖,但她身体依然硬朗,眼力也很好,连妹妹脸上的胎记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
在姑妈家里看到,高龄姑妈依旧很忙,仍亲自处理马海德基金会的事情,奖励防治麻风病成绩突出的医护人员等。

姑丈去世虽然有很多年了,但姑妈把姑丈住过的房间始终保持着原样,就像他仍在家一样。“总会觉得马(海德)并没有离开我,他一直都在我的身旁,给我力量。”姑妈喃喃地说:“我觉得他出差了,不久就会回来。”客厅里仍摆放好多唐三彩,因为姑丈喜欢马,所以买来各式各样的马;朋友知道他

喜欢马,所以送来的礼品当然以唐三彩为主。

1949年,姑丈申请加入中国籍,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外国血统的中国公民。1950年,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顾问。姑丈得了癌症后,始终乐观,患病5年间动了8次手术。姑妈影形不离,陪伴身边,给他安慰,给他支持……姑丈躺在病床上,拉着姑妈的手说:“好妹子,我就想办这一件事儿,拿一笔钱,奖励从事麻风病防治的医务人员,他们非常苦。”姑妈当即答应照办。

1988年10月,姑丈病重去世了。为了完成丈夫的遗愿,姑妈把养老金拿出来,于1989年成立了奖励麻风病防治工作中有突出贡献工作者的基金会——马海德基金会。“他是治麻风病的,

这个基金会也是治麻风病的,这是他生命的延续。”姑妈激动地说,“丈夫还有未完成的事业要完成。”

马海德基金会成立后,当了大半辈子电影编导的姑妈,离开了电影制片厂导演的岗位,正式去卫生部上班,郑重地接过姑丈的接力棒,又拿出当年投奔革命的劲头,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丈夫未完成的麻风病防治事业。

多年来,她一直奔走在一线,不仅深入偏僻地区的麻风病防治站、麻风病医院或麻风病村,还尽力解决一些地区在防治麻风病时的实际困难。据姑妈介绍,每年春节,她都会选择一家麻风病院前往慰问,并给予资助,她的足迹已遍布全国。此外,基金会还在云南援建了一所希望小学,招收麻风病人子女或